

雨

淋

淋

方青

萬國書店刊行



淋 淋 雨

著 青 方

版 出 店 書 國 萬

目次

怨

屈
服

雨
淋
淋

後
記

裝幀：蕭筠

怨

這是朋友告訴我的一個真實的故事。

在那個院子裏，除了房東夫婦以外，沒有一個房客。因為房東夫婦特別喜歡幽靜，所以不願找有孩子的房客。

我與房東有點親戚關係，特意搬到那個寂靜的院子裏去休養我的胃病，一方面又可安靜的讀點書。誰知等我搬進去不久；而物價却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，房東爲了減輕生活的負擔，終於把其餘的幾間空房租了出去。

搬進來的是一位官老爺，據說是什麼「長」。因為我的忘性很好，房東告訴

我以後，隨後就把他的官銜忘掉了。我祇記得他姓林，也不過三十多歲的年紀，官架子十足，頗帶官僚的習氣，這也難怪，若不是怎能表現他是一位中國的官僚呢？

他並不是獨身一個人，還帶着一位時裝的小姐，應該說是一位時裝的太太較比合適，據說時髦一點的官僚都有姨太太，那麼這位小姐該是他的太太或者是他的姨太太也未可知。至少我是這樣猜度。

在她搬進來那天，我就沒把她看成是一位小姐，因為她裝飾得實在妖艷了一點。她穿着一身深紅色的旗袍，手裏握着一隻深紅色的手提包。她塗着一些濃厚的脂粉和口紅，已經使她失去了自然的美，令我不禁由她的裝飾來衡量她的身份。然而她却有一兩顆靈活的大眼睛，和她一笑時的兩顆深深的酒窩，還可以帶出一脈活潑的孩子氣。

我記得房東太太曾招呼過她林太太，那是在她剛搬進來的時候。後來經她解釋以後，我們才知道她們並不是夫婦關係，而是兄妹關係。証明我對她的猜度完

全錯誤，這是很抱歉的一件事。

她與她哥哥在一起生活得似乎很快樂，她在別人面前，時常表揚她哥哥的長處，而她決沒有說過她哥哥的短處。她們很和睦又很親熱，她哥哥常常伴她去跳舞，看電影，遊公園，這在房東看來，似乎不應該這樣做，可是她哥哥却覺得這是很平常的事。

他是一位留美的學生，他的官運很好，他回國以後不久，正趕上勝利的好機會，他一躍而為接收大員，現在居然做了什麼「長」，所以在他那酸溜溜的洋氣的習慣裏，時常擺着中國特有的官僚架子。

他一度勝任接收大員，現在又是什麼「長」，他應該很有錢，可是他竟不雇一個傭人，他是吝嗇呢？還是別有原因？

他每天早晨去上班，晚上下班以後才回來。留下林小姐一個人在家裏，也怪寂寞的；也許她不能忍耐那種寂寞，所以她常到我的屋子裏去談天。

如果說她是位時髦小姐，並不過獎，她具備了所有的條件。她很善談，她所

談的是跳舞的姿勢，影星的新聞，或某部影片的排演和佈景。然而；我對這些都不注意，在我們談起話來，總覺得自己是一個落伍的人了

她常常買些畫報叫我看看，因為她很喜歡看畫報。在她的臥室裏掛滿明星照片，在她的床頭或是桌子上，放着許多各種的畫報和明星秘史一類的小冊子。

她有時也看看當天的報紙，然而她所看的是電影廣告和藝人的新聞，關於那些本國的，或世界的政治消息，她從來不聞不問。可是她很喜歡讀文藝小說，所以她常從我的書架上抽幾本文藝小說拿到她的臥室裏去讀。

有一次，她手裏握着一本新出版的雜誌，一面笑着跑進我的屋裏來，我猜不住要發問：

「什麼事？林小姐這樣歡喜？」她仍舊對着我笑，笑得我感到特別困惑。我用很奇性的目光注視着她，而今越顯得那麼特別漂亮。她穿着一件米黃色的旗袍，一雙米黃色的皮鞋，看起來，意外的別緻。在她那瓜子形的面頰上，微微塗了一層脂粉，猶如七月的黃昏飄浮着的彩霞。實在美，我第一次發現她這樣的

美。

「你看這篇小說是不是你寫的，這不是你的名字麼？」她翻開雜誌，指給我看。

「不是。」我搖搖頭說：「我不會寫小說的。」

「一定是，我決不會說錯了的。」她用眼睛看着我，彷彿要我的回答。

我覺得很窘，隨手從口袋裏拿出烟盒來，我自己燃着一支，遞給她一支，她羞澀的搖搖頭，表示她不會吸烟。

「怎麼妳這麼客氣？是不是嫌烟太壞？」我用手舉着那支烟，並沒有拿回來。

「不是的。」她趕緊向我解釋說：「我不會吸。」

「不要客氣了，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？我知道妳會吸，今天怎麼又不會吸了呢？」他不再辯駁，最後把那支烟接過去。

「近來時常寫麼？」她微笑着，吐着烟霧。

「不常寫。」我說：「因為我的病不適宜埋頭寫作。」

「你有病？」她很驚訝的問：「什麼病？」

「胃病。」我說。

「胃病不要緊的，吃東西加點小心就好了。」她很世故的說。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謝謝妳。」

外面有人敲門，她說：

「我哥哥下班了。」

她跑去開門。

二

「妳做什麼去了？爐子滅了，飯也沒有做。」林小姐的哥哥在發脾氣，林小姐不說話，彷彿受了委屈似的嗚咽着。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們兄妹兩個人吵嘴。

這樣看起來，他哥哥對她未免有點刻薄，為什麼不雇一個傭人伺候她們，偏

要讓他妹妹伺候他？按情理來說，林小姐是應該伺候她哥哥，不過她對洗衣做飯這些家常工作有時是不能勝任的。我記得有一天，林小姐伸出兩隻手讓我看，原來是她洗了幾件衣服，搓成滿手水泡。洗衣服本來是很平常的事，可是林小姐却覺得這是最艱苦的工作，因為她從來沒有遇到再艱苦的事情。

她們自往那天吵架以後，接連的時常聽到她們吵架，原因我不明白，我想並不是很簡單的。由於她們兄妹的吵架，使我也覺得不安起來，是不是因為林小姐時常到我的屋子來？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吧？林小姐有兩三天不到我的屋子裏來了。

每逢我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彷彿感到像蛆虫一樣的痛苦在剝蝕着我的心，情緒紊亂得幾乎使我無法理解，整日在營繞着我，使我沒有一點安靜的時間。這兩天覺得非常無聊，越在無聊的日子，越覺時間過得太慢。在自己屋裏閑坐着，實在寂寞得可怕，翻開書，不想看，如果硬着頭皮看下去的時候，那一行一行的黑字彷彿都變成了一個人的影子，在一頁一頁的白紙上飄來飄去。

我在床上躺著，寂寞的吐著一串一串的烟圈，眼看那烟圈接踵而上，一直飄到屋頂，結果都被那洋滿塵埃的蛛網碰碎了，祇有淡淡的迷惘在眼前蕩漾著。

這時林小姐從外面進來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先向我笑了笑，笑得是那樣的
美。

「想什麼哪？」她看見我那發痴的樣子，這樣的問了一句。

「沒有想什麼？」我坐起來，順手拿出烟來，遞給她一支，意外的，她並沒有客氣，她燃著烟，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了。

她不時的用那兩顆圓圓的大眼睛望著我；她的眼睛越發顯得大了，然而；已失去像以前那樣的光亮，彷彿籠罩上一層薄薄的憂悵的雲霧。

她那苦惱的樣子，好似在為一件不能擺脫的事情所煩擾著。

我很想問問她，這幾天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憂鬱，可是我又一想，我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來問她，恐怕她會感到難以解答的困惑。

「你是不是在構思？近來又有什麼寫作？」她看看我那發痴的樣子；又看看

我書桌上放着的稿紙，所以她才這樣問我。

「近來什麼也沒有寫，我的胃病更厲害了，每天除去看看報紙以外，連書都沒有看」。

其實並不是完全因為胃病的加重而沒有看書，確實有一件難於向她表白的心事在煩惱着我。

「沒有到醫院去看看？」她很關心的問。

「醫生告訴我需要靜養。」我說。

「在這裏住着不是正合適你養病麼？為什麼更加重了呢？」她吸着烟，在書架上抽下來一本書，隨便的翻着。

「當然另有原因。」我說：「祇有我自己知道。」

「你不可以告訴我麼？」她說。

「不可以。」我說：「妳並不是我的醫生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她微笑着說：「假若我要是呢？」

「假若妳是，那麼我該沒有病了。」

她聽完我的話，不響，沈思了好久，笑了笑，輕輕的嘆息着說：

「可惜……………」

門外有郵差喊「信」的聲音，打斷了她的話，她跑出去。拿着一封信進來，

我問：

「誰的信？」

「我嫂嫂來的。」她的聲音非常低微，隨後她把信看完，裝進她的口袋裏去

。我忽然發現她的臉色變得特別蒼白；我想她一定又有什麼不高興的事，可是，

我並沒有追問她。

她一句話也不說，彷彿在想什麼事情，發痴的凝視着窗外，她的眼裏充滿淡淡的哀愁。

「我該去做飯了，以後有時間再談吧。」她看看錶，站起來，向我勉強的笑了笑，走出去。

她剛走出門，我立時感到有一種寂寞充滿了屋子。

她彷彿從我心裏偷去一件不可缺少的東西，整個的心好似浸沈在空虛的迷惘之中。

林小姐底確改變了，在她微笑時的嘴角上，在她看人時的眉梢上，在她一舉一動的談話時的態度上，我都仔細的觀察出她已不復有以前那樣一脈天真而活潑的姿態了。她的年歲並不大，雖然她的發育是那樣豐滿，我記得她說過，她剛十九歲，一個十九歲的少女有什麼可以憂愁的呢？於是，自己又神經過敏起來，是不是在她的心裏已經長成了愛的苗芽？設苦她不是爲了愛情而煩惱着。她又爲什麼呢？也許她另有難言的隱秘在苦痛着她。這是我所不能瞭解，而又是我感到困惑的一件事。

三

林小姐的嫂嫂來了。與她哥哥的年歲相仿，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，中等身材

，面貌端正而清秀，可是面色十分蒼白，她的身體一定是不很健康的。

她與林小姐並不認識，她不知道她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姑。原來她與她丈夫是同學，由戀愛而結婚，結婚後不久，正趕上七七事變，她跑到後方去，她丈夫出國，在抗戰期間，沒有到北方來過，也沒回過家，所以家里的情形她知道得不很清楚。

我記得她剛來的那天，與林小姐相見之下，都發起怔來，她們彼此來了一個自我介紹之後，林小姐才把她領進屋裏去。

自從林太太搬來以後，林小姐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我的屋子裏來坐着，因為她與林太太談不到一起，時常因為一句話，或是一點不值得的小事情，倆個人吵得面紅耳赤，鬧得她哥哥左右為難。

以我旁觀者的立場來看，她哥哥總是偏向着她的，因為她們姑嫂倆個人的不睦，常引起他們夫婦間之爭吵。可是林小姐與我的看法正相反，她說她哥哥對她比前冷淡多了，她爲了這件事，曾與我哭訴過，同時我也曾安慰過她，然而，一

切的安慰和勸告都無濟於事的，我眼看着她那嫩白的面頰一天比一天焦瘦了。

她究竟爲什麼把她的身體糟踏成這個樣子，我始終不明白。我曾幾次的分析過她的每句話，以及她的一舉一動，然而始終沒有尋出一點線索來。爲了這個問題，我想來想去，結果還逃不出最初的想法，她一定是投入愛情的漩渦裏了。可是在我們說話之間，她始終是那麼矜持，沒有對我有何愛的表示，難道說是她哥哥在其中阻止她麼？他又有什麼權力來干涉她愛情的自由呢？

這的確是一個不無理解的問題，爲了找解答，我曾追問過林小姐，然而，她的答覆僅僅是一聲如怨如訴的輕輕的嘆息，有如一個罪人向上帝面前祈禱時的懺語。

她既是不願告訴我，我又何必非要知道這個不能理解的問題？假若她對我不疏遠的話，她總有告訴我的一天。我記得她說到北平來，爲繼續求學，莫不是爲她升學的問題而憂愁？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林小姐敲門進來了。

她手裡握着兩本小說，向我笑了笑說：

「看完了。」

「好麼？」我說：「請坐。」

「很好。」她說着，把書放到書架上去，然後坐下來。
還沒等我讓她吸煙，她先拿出一支來遞給我，她說：

「你一個人在屋裏不寂寞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所以希望你常來玩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她不響，默默的吸着煙，讓煙霧在她面前繚繞着，使我不措她的面目。

「你這兩天是不是正預備功課？準備將來升學？」我看她好久不說話，故意找一個話題，打破屋子裏的沈寂。

「不。」她用哀傷的目光看着我說：「我的生活如果不改變，什麼也不能做，也不想做。」

「你的生活不是很好麼？」

「也許。」她很自然的笑着說：「我想你是不會瞭解我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連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。」

她彷彿想起來什麼事似的，皺了一下眉頭，站起來說：

「我還有一點事情沒有做，有工夫再來談吧。」

她說話的聲音非常低微，在那低微的聲音裏，充滿着哀傷。我沒有挽留她，送她出門時，她用兩顆憂鬱的眼睛望着我說了一聲「再見！」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。天氣漸漸熱起來，春天已經去遠，林小姐也彷彿隨着春天的逝去而越發顯得焦瘦了。

她們吵嘴已經是很平常的事。這幾天，差不多每天要吵嘴；有時常聽見哭的聲音，使我辨別不出是林太太抑或是林小姐？我想那喜歡幽靜的房東夫婦，暗地里還不知怎樣詛罵她們呢？

林小姐不再像以前那樣的修飾自己了，同時她的臥室裏也非常紊亂。他們的臥室，是兩明一暗；林小姐住在那個暗間裏。如果外間有人說話，裏間可能聽

得很清楚，我想她每天晚上睡覺以後，一定會靜靜的躺在床上去偷聽她哥哥與她嫂嫂的談話。她嫂嫂是不是在向她哥哥說她的壞話？議論她？或誹謗她？也許那談話的聲音是低微的，使她一點也聽不清楚。

即使她能聽得很清楚，她也是毫無辦法的，祇不過自恨命運太乖戾，以痛哭的淚滴，做她唯一的安慰。

四

林太太為避免與林小姐無味的吵嘴，她已經搬走了。她究竟搬到什麼地方去，我不得而知，也不想知道。

林太太搬走不久，林小姐就告訴我，她哥哥調任到東北去的消息。她本來想跟她哥哥一同到東北去，可是她哥哥竟婉言拒絕了她的要求。要她留在北平，暑假後繼續升學。

林小姐一個人留在這裏，雖然是很寂寞，可是我想這正是她預備將來升學的

一個好機會，此後她可以安心的音備功課了，然而，事實正和我想像相背馳，林小姐仍然是那樣的消極。她究竟爲什麼那樣消極，這個問題始終在困惑着我。

近來我覺得我們之間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融洽了，她時常很親切的呼喚我的名字。

一個落雨的黃昏。林小姐從她的屋裏跑過來，帶着滿面的微笑說：

「有時間麼？我請你吃晚飯。」

「謝謝妳！」我向她笑了笑說。

「你又耍客氣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說：「我等一會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。」她噙意的笑着說：「現在去，菜已經預備好了。」

她用手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，她的態度非常熱誠而親切，我不願再推辭，祇好答應了她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都很興奮，我想不到她還會飲酒，她伴我飲了很多的威士忌

，也許她飲得過點量，吃完飯以後，她便一聲不響的歪倒在床上。

「林，你真喝醉了麼？」我坐在床沿，發痴的凝視着她那酡紅的面頰，怨恨自己不該讓她喝那麼多的酒。

「你不要這樣稱呼我吧。」她毫無表情的說。

「怎麼？」我很驚訝的說：「那麼我該如何稱呼妳呢？」

「我不姓林。」她說：「我叫柳茜萍。」

「怎麼？」我茫然的望着她說：「這是不是醉話呢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她肯定的說。

「假若妳不是說醉話，那麼我一點也不懂妳的意思。」

「自然。」她說：「假若我不告訴你，永遠不會知道的。」

她說話時，眼睛裏閃着一種異樣的光彩，也許是過於興奮的原故吧。

「喝一杯水吧。」我給她斟一杯水，遞給她。

「我的過去就彷彿是一個夢，現在我已經從夢中清醒過來，我應該向你懺悔

，他以前欺騙了我，而現在我不能再欺騙你了。」她稍沈吟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我知道這是自己的錯誤，可是他也不能推卸責任，他用欺騙的手段，把我送入痛苦的深淵，自己的痛苦恐怕祇有自己知道吧。」

我不響，她又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戀愛是多麼富有誘惑力的一個名詞，可是我已嘗盡它那苦澀的滋味。在戀愛的路程上，他曾用了委婉的言詞，使我投入他的懷抱，他曾用了各種手段騙取了他所需要的東西。以前我不知道那日日電影院，夜夜跳舞場就是他給我掘好的陷阱。我祇知道去追求意志的自由，愛情的自由，所以我曾背叛了父母之命，而逃到北平的同學家中來寄居，誰想到在那裏竟認識了他。」

她說到這裏，忽然停住，她緊緊的握着我的手，用那兩顆含滿淚水的眼睛一動不動的瞧着我，她嘆息了一聲，又接着說下去。

「哪個人沒有理想？哪個人沒有希望？誰不愛名利？誰不好虛榮？爲了完成我的理想，爲實現我的希望，爲滿足自己的需求和欲念，誰知我竟認錯了人，把

一個最卑鄙的人，認做我理想中的愛侶了，可是我又能怨恨誰呢？在我們相識之初，他的確是我理想中的一位愛侶，他曾使我的希望放出美麗的大花，他曾使我感到精神和物質上的滿足，誰能預料那僅是剎那間的曇花一現，而如今一切都完了，……………」她囁咽起來。

「難道說林…………他不是妳的哥哥？」我的心裏彷彿有一個能理解的疑團。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他是一個愛情的騙子。我不願提起他，我更不願別人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。」

我聽完她的話，一切都明白了，解脫開我所有的疑團。

「他竟一個人悄悄地走了，留下我自己在這里。他走了以後，始終沒有給我一點消息。什麼是愛情？什麼是道德？那不過是滿足情慾的時髦的宣傳廣告而已。祇要達到了目的，一切動聽的誓言，都會付之一炬的，他這次棄我而出走，還不是很好的證明麼？」

她的聲音淒婉而顫抖，我想勸慰她，然而我想不出合適的詞句，我發痴的靜

靜的聽她繼續講下去。

「我的家鄉正在狼烟炮火之中，我的父母還不知逃亡到何方？我已經是有家歸不得的人，因之我痛恨，悲傷，我想自殺，然而我又沒有勇氣。」她嘆息一聲，又繼續說：

「以前我以爲人生是快樂的，現在我才知道人生並不是快樂而痛苦。現在我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虛偽，詭計，欺騙和罪惡，在我的四周充滿了冷酷，淒涼和陰森。」她稍一沈吟，又說：

「我失去了一切的勇氣，我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懦弱，正彷彿一個押赴刑場的罪人，再也沒有反抗的能力。我已是不辨方向和角度的探險家，乘着一葉失去舵的小舟，在這茫茫的人海中，還不知漂流到何處去呢？」

她的聲音，越說越低微，終於被她那嗚咽的抽泣聲所吞噬了。她的哭聲正和窗外的雨聲融成一片，我的心中感到一種淡淡的輕鬆，和淒涼的哀傷。夜更深了。

一九四七，四月改舊作

屈

服

電燈忽地滅了一下又亮了，以每天的經驗又到了停電的時間。

他習慣地劃亮一根火柴，燃着煤油燈，順手燃着一支香烟腳在嘴裏。他的眼睛發痴的凝視着書桌上平鋪着的稿紙，手中緊緊地握着一支筆，一動也不動。祇見一團一團的烟灰不斷地落在稿紙；直等烟火將要燒着他嘴唇的時候，他仍然默默的凝思而不會寫出一個字。

他焦急地皺着眉頭，把腳用力的踏着磚地，好像有一種難言的困惑，他認為選擇這條狹窄的道路，實在是他自己的錯誤。

他懊惱的放下筆慢條斯理的燃着一隻烟，要用這支烟刺激一下他的神經，激發出他那旖旎的文思來。

彷彿靈感飄然而來的似的，他趕緊擲掉指間的烟蒂頭，拾起筆來，許多不同的

影子立時充滿他的腦海，霎時間穿插成許多細膩而曲折的故事，在他枯瘦的臉上立時露出一絲欣喜的微笑。

他小心的安排着故事裏的情節，他仔細的分析着故事每個角色。然而使他失望得很；他剛要落筆寫的時候，所要寫的東西便完全跑掉了，祇剩下一些幻影——鮮紅的唇，雪白的大腿，兩座顫動的乳峯，兩顆媚人的眼睛……

雖然他已往常利用這些東西捏造不少香艷的故事，騙得一些稿費，博得無數的讀者羣。可是他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忽然感到在這個時代，在這個國度裏，實在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應有的作風。他爲矯正過往的觀點的錯誤，他想搜尋一些別緻而新穎的題材。

他緊閉眼睛，轉念之間，那血淋淋的事實又浮在他的眼簾裏，荒涼的田野，焚燬的村莊，無數的頭顱，無數的鮮血……染遍青山，染紅河流。……

他睜開眼，用力地吸一口烟，把目光移到壁鐘的時針上去，他覺得時針的轉動，對他是一種有意的嘲諷，他的臉上忽顯出焦急的樣子。

夜已深了，他仍然握着筆，不曾寫出一個字。他不忍再繼續地消磨時光，他想在今天晚上一定要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來。他很自信他已經的成績，每天晚上寫幾千字是不成問題的。

倘若每天寫上幾千字，雖然稿費不多，對他的生活總有一點補助的，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竟尋不出一個使他滿意的題材來。

究竟應該寫什麼呢？呵！是個不可多得的題材盤旋在他的腦際，決定要寫出它來，寫出它來，他很堅定的這樣重複着想：

長長的柏油馬路上，人力車，自行車，馬車，在路旁接連不斷的疾馳而過。驀地有輛一九四七式的新型汽車從後面疾馳而來：一聲怪叫，一個不知名的青年做了輪下鬼。

那輛汽車不曾停住，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向前疾馳着。路上的行人們，並不為這件事而驚奇，仍然向前竄動着。這種事在每個人的眼裏，也許已經司空見慣，那麼寫出來，又豈博得誰的同情與注意？他想到這里，輕輕地嘆口氣。

祇憑事實是不成的，他證明自己已住的理論絕對正確，至少應該加上幻想，於是他又開始向下想；

假設死者是位有為的青年，他正熟戀着一個溫情的少女，當她聽到愛人被汽車輾死的信息以後，她急赴肇事地點，她看到那血淋淋的屍屍，立時被驚恐和悲哀所籠罩住，她感到眼前一陣昏黑，隨之暈倒在馬路上了。

正在這時，又有一輛無牌號的汽車，風馳電掣似的疾馳而來……忽聽「哇」的一聲，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，他以為那輛汽車又從那位少女身上軋過去；可是當他再仔細去聽，原來是那兩歲的小寶寶的哭聲。

他妻子也被孩子的哭聲驚醒了，在朦朧中用手拍着她的孩子，「寶寶！睡吧！」

他用眼望着懷孕九個多月的妻子，他的心，立刻覺得沈重起來，感到無限的窘迫。

「不早了，上床來睡吧，自己的身體要緊，你睡你的身體不是一天比一天弱

下去了麼？」

他妻子一面說着，一面用手拍着他的孩子，「寶寶，快睡吧！」她越用力拍，孩子哭得越厲害，她感到陣陣難過，情不自禁地在孩子的臉上吻了一下。「寶寶……餓了麼？唉……明天你爸爸就給你買代乳粉來了……別哭……好好的睡吧。」

他聽着她的每句話的每個字都像針一樣在刺痛着他的心，他不忍去聽，他用手堵上耳朵，盡力地去追尋那段被孩子哭聲打斷的文思。

那位暈倒在馬路上的少女，應該如何處理？讓她殉情自殺呢？抑或是讓她出走？

如果是殉情自殺，這個結局太俗而又太平凡，況且現在還有幾個爲愛人而殉情的？

那末還是讓她出走吧，將來再爲她愛人來復仇；可是復誰的仇呢？他的幻想終于失敗了。

他閉眼昏昏沉沉，像喝醉酒似的眼皮有點發緊，感到無限的疲倦，他想放下筆，上床去睡。他剛要站起來，他又想起丈夫告訴他的話：

「三天以後就得搬入醫院裏來。請你趕快去籌劃款子吧，入院先交一百萬的押金。檢查的結果斷定時難產。那末另外還得交手術費。」

呵：一百萬？到什麼地方去討借。憂愁立時飛到他的臉上。

三天以後，這是多麼暫短的時間，這筆鉅款如何能湊得够。將來如何償還，最低每月也得按二十分的利息來算，每月就得付二十萬的利錢，這對他以賣稿爲生活的人來說，的確是一件困迫的事。

他搖搖頭，表示對這件事沒有辦法，可是雖然說沒有辦法，無論如何他也不得不設法的，他窘迫的掏出皮包來看看，皮包裏滿裝着當票，那些當票對於他實在是一種諷刺，他趕緊又把皮包收藏起來。

他繼續盤算着衣櫃裏的衣服，再檢幾件送入當舖，明天去給他的小寶寶買代乳粉去。反正不能讓他的孩子每天餓着肚子號叫，可是他前思後想，再也想不出

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來。

他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祇能怨恨命運太乖戾；生在這個時代，活在這個國度，實在是一種不幸，他認為這都是命運在作弄他，如果不信命運，那末他那篇二十萬言的長篇小說，為什麼偏偏在航寄的途中與飛機同時罹難呢？每當他想起那篇小說，就不自禁地嘆息起來。

他悔恨不是預言家，預測出那篇劃時代的傑作會在剝那間付之一炬的。

他曾耗費一個月的工夫，日以繼夜的趕寫那篇作品，因為他心中早有預算，他預想把它賣掉一筆款子，做他太太生產時的費用，却不知他竟白白的耗費了一個月的時間，不曾得到絲毫報酬。

想起這些問題，他感到無限煩惱，在無法解脫的時候，他又去尋找他的煙盒，他拉開抽屜，無意中他又看見那捲被退回來的稿子，想把他取出來修改一次，他又一想，並沒有不妥善的地方，而是整個內容不合編者的口胃，與其說不合編者的口胃，勿寧說不合讀者的需要。

在刊物商業化的現在，他那篇作品當然是被摒棄的，那篇作品最大的缺陷是沒有女人，他也承認有點乾燥乏味。

自從那篇作品被退回來以後，他非常灰心，想從此棄筆而改行，可是改行以後的職業問題是值得加以考慮的。

未充當公教人員，生活是同樣的清苦，除非朝裏有人，弄個官做。可是現在做官也不是容易的，沒有運動費，那裏能成，提起運動費，他做官的幻想隨之化成泡影。

那末去做什麼呢？他想來想去，除了繼續寫作以外，他想不出有什麼事是他所能做而又肯去做的。

最后他獲得一個結論，命運註定他一生從事寫作，他還有什麼方法與命運抗衡。

他靜靜的考慮了好久。還是繼續寫下去吧，一個堅定的意念浮在他的腦子裏。他忽然靈感一動，他想起寫作最大的目標是要迎合讀者的需要，已往的作風

是對的，切記，切記，他重複的叮囑自己。

他忘記去看壁鐘的時刻，同時他也忘記了那些住院費，伙食費……房租……當票……他忽然覺得文思到來，這次如果寫出來，一定能迎合讀者的需要。

他欣喜的去分析那些材料：鮮紅的唇，雪白的大腿，兩座顫動乳峯，兩顆媚人的眼睛……

「是呀！是呀！就是這些東西呀」

他睜開眼睛去尋找這答話的聲音，原來是枝頭早起的麻雀。

一九四七，五月。

雨

淋

淋

院子裏擺着幾盆花草，我不知那些花草的名字，然而我却喜歡那些鮮艷的花朵。

我偏愛這院子裏的幽靜，無論是看書或是睡覺，決沒有雜亂的聲音來煩擾我。偶而聽到房東女兒的脚步聲，輕悄的從窗前掠過，或者聽到簷前的燕子飛來飛去的聲音，這都不足以影響我的視聽。

我搬到這院子裏來，已經將近兩個星期，可是，我很少與房東談話，因為他時常不在家。如果有必要的事情就去找房東太太。

她是一位很和藹的婦人，他有兩個女兒，沒有其他的孩子，所以這院子裏顯

得特別靜。

我沒有和房東女兒談過話，偶而在院子裏遇上點點頭，也許是因為不熟悉的原故，總避免與她們交談。

除去拜訪朋友以外，很少出門。爲了自己的工作，每天坐在屋子裏，所以覺得寂寞的時候是常有的。

我所覺得欣慰的是——房東不會問及我關於家眷的事，我搬進來的時候，本來和房東約定一星期內把家眷接來，可是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星期，家眷仍然沒有接來，房東似乎早已忘記，也沒有向我提起這件事，那麼我也就裝做若無其事的住下來。

也許房東看我不像太放肆的人，所以也就不再追問了。可是，假若她真的來追問我，我應該怎樣答覆她呢？我想最好的辦法是推延時日，如果日子長久以後，自然不會再讓我搬出去。

我正在無聊的思慮這件事，有人敲我的門。

「請進！」我說。

進來的正是房東太太，這是我搬來以後，她第一次到我的屋裏來。

「很忙？」她說。

「不忙。」我放下筆，像招待朋友似的說：「請坐！」

在我的預料中她一定有什麼事情，若不是有事，她不會到我屋子裏來的。

她並沒有坐下，站在椅子前面，不住的用眼睛向屋裏的各處尋視，她說：

「這屋子佈置得很調和，很美。」我懂得她這是一種客氣話，並不因為她的陪贊而覺得自慰。我說：

「梅太太請坐。」她點點頭，表示一種客氣和禮貌。

她坐下以後，我給她斟上一杯茶，又遞給她一枝烟，她十分客氣的微笑着

說：

「謝謝！」她燃着烟，望我的床鋪和屋子裏的擺設，一邊說：「沒有出門

？」

我知道她想要說的並不是這些話，我已從她的一舉一動看出她的來意。

「剛回來。」這三個字我不知是怎樣說出來的。其實我一天也沒有出門。

她的問話，我並沒有注意聽，時時提防着她問到我家眷問題，我應該怎樣答覆她。

「自己在这里住着不寂寞麼？」

「有這種感覺。」我把話說出來，才明白她那句話的意思，趕緊又補充了一句：「我是喜歡這種寂寞的。」

她不響，祇是微微的笑，這位房東太太真也够聰明的，她難道已猜知我的心事？她的笑裏含着太多的意思，很使我爲難，我感到有一種不自在，於是狠狠的吸一口烟，來遮掩自己的侷促不安。

「方太太什麼時候搬來？」她說話的態度並不是那樣嚴肅，而是很自然的從她的嘴裏顯出來的，使人聽了決不會疑心她是專爲談這個問題而來的，可是我已經預料到了。

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。」

「這是不負責任的話。」

「怎麼？」我看看她說：「不許這樣說麼？」

「可以的。」她笑了笑，隨後又說：「這是外交辭令。」

「那麼我該怎樣的說呢？」

我真欽佩這位房東太太的口材，竟是這樣難對付。

「應該用肯定的話。」她彷彿與我開玩笑似的說。

「肯定話是可以下的，不過是否能生效我不負責任，因為我沒有權力強迫她搬來，她有她的自由，我有什麼權力奪他人的自由？」

「每句話裏都含着疑問。」

「疑問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這個疑問就是我們談話的癥結。」

「癥結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方太太身上。」

「這話的意思我已懂得：是不是說我——」稍一停，吸口烟，把烟蒂頭擲掉，她已經把話接過去了。

「沒有結婚。」

果然沒出我之所料，而她竟這樣武斷的說。

「有證據麼？」

「你一個人在這里住着，還不是很好的證據？」

「不足為憑。」

「你臨搬進來的時候，我講得很明白，沒有家眷的人不出租，那時你答應家眷在一個星期以內搬來，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星期了，仍沒有搬來。……」

她的態度變得很嚴肅，似乎有讓我搬出去的可能。

「是的，當時答應是一個星期以內搬來，如果事實做不到的時候，是不是允許延期。」

「延期即是推諉。」

「這並不是很嚴重的問題，國家的法令，常常明文規定以後，而又延期施行。何況我們的口頭契約，遲兩天早兩天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延期是可以的，不過也應該有延期的理由。」
趙不耐煩似的說。

「理由很簡單，我與太太意見不合，所以我才搬到這個地方來。」
我由滿面笑容而變得嚴肅起來，而她却笑了。

「你有太太？」

「是的！」我肯定的說。

如果不裝模作樣，她是不是相信的？她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這的確是要我傷腦筋的一個問題。

有太太以後，找房子容易，現在是找到了房子，再去讓我找太太可就難了。
「那麼你們的意見什麼時候才能合呢？」

「等她搬來以後。」

「既是這樣，爲什麼還不趕快接她來。」

「做起來並不像說話這麼容易。」我燃一枝烟，又遞給她一枝，然後又繼續給她解釋我的難處：「如果我親自去接她，既是表示我已經屈服於她；女人是慣於自傲的，同男人一樣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等她搬來。」

「她什麼時候才能搬來呢？」

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。」

我說着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
「還是讓她快點搬來吧！」她的話變得和緩起來。

「是的」我吸口烟，略一沉思，向她開玩笑似的說：「我比你還着急。」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，我帶着勝利者的微笑，送她出門。

爲看一個朋友的病，乘特別快車去天津，住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小旅館裏。我住在六號房間，在我隔壁的七號房間裏住着一個女人。

我到天津的第二天早晨，茶房告訴我車站不賣票，大概鐵路又發生了故障，這是很可能的，並不因此而感到驚訝或焦急。

我到街上買一份報看了看，證明茶房的話並不是謊言。我拿着報紙一面看一面走上樓梯。當我抬頭看時，隔壁的那個女人正憑依着她門口的樓欄杆望着我，兩個視線接觸在一起的時候，她沒有躲避。

她穿着一件海藍色的旗袍，杏紅色的皮鞋，淺綠色的襪套，配着她那富有曲線美的身姿，更顯得特別諧調而質樸。

「今天的報？」

我走近她時，剛想再看她一眼，她却先和我說話了。她說話的態度非常大方

而老練，看不出一點姍姍的羞澀。

「是的。」我在她面前站住了。

「到北平去的車有消息麼？」

「有的。」我說：「小姐想到北平去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帶出一種焦急不安的神氣說：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賣票？」

她盯視着我手裏的報紙，她彷彿要看而又不好意思說出口。

「看麼？」我把報紙遞給她。

「看完了麼？」

「看過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她接過報紙。

我可以藉此端詳她一下；嫩白的膚色，橢圓的臉孔，在長長的睫毛下隱藏着兩顆智慧的眼睛。

我從衣袋裏拿出烟來，遞給她一枝，她搖搖頭，笑了笑。

「不合吸。」

我自己燃着一枝，回到我的房間。

我望着白粉刷過的牆壁，垂滿烟蒂和火柴頭的地板，零亂的床鋪，放着茶壺茶杯和煤油燈的桌子，還有房間的一切一切的小東西，都是那樣的寂寞，也許是我心裏的感覺。究竟爲什麼呢？我困惑的躺在床上，拿起一本書，無聊的翻着。一直等外面有人用指尖敲門的時候，我才把手裏的書擲掉。

「請進。」

「可以進去麼？」一個清脆的聲音。

「我想一定是隔壁那個女人給我送了報來，從床上站起。拉開門說！

「可以的。」

果然是她，一個橢圓形的面孔，帶着使人喜悅的微笑進來。

「謝謝！」

她把報紙放在桌子上，我讓她坐下來，她並沒有客氣也沒有拒絕。

「可以請問小姐的名字麼？」我說。

「黎珊。」她毫不猶疑的回答我：「先生貴姓？」

「方。」

她微微的領首，用兩顆智慧的眼睛打量我一下，給我留下一個值得意會的微笑，然而我不能理解。

「妳到北平去麼？」我覺得無話可說，又重複的問了一句。

「到北平去。」

「我也到北平去。」

於是，我們開始談起來。從她的談話裏我知道她從上海來，要到北平去，她說到北平去拜訪朋友，我沒有問她朋友的名字，可是她却告訴了我她朋友的住址，離我住的地方僅隔一條小巷子，她說沒有去過北平，人地陌生，希望我多照應，她說起話來，顯得那樣親切而甜蜜，決不像初相識的朋友，這也許是一種交際的手腕。那天，我們談話很多，費去的時間也很長，最後她把話題結束，要我伴

她到街上去走走。我無條件的答應了她。

十一點半出旅館，十二點吃午飯，一點慢步在馬路上，無意中竟走入一家書店。她買了幾本小說，我也隨便買了兩本關於經濟之類的書籍，走出書店。她說：

「到什麼地方玩？」

「隨便。」我說：「聽妳的意見。」

她不響。疾馳的吉普車從我們身旁掠過，捲起瀾漫的塵埃，使我們之間有一個隔閡。

「你是研究經濟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看看手裏的書：「研究經濟的處處講經濟，吃飯不化錢。」

「你覺得這是一個遺憾麼？」她笑了。

「也許，我希望能有個彌補的方法。」

初夏的陽光雖然不很強烈，可是我的臉上已經浸出了汗珠。我脫掉上衣，架

在胳膊上，我們並着肩邁着緩慢的脚步，踏在柏油路上，發出不同的韻律。

「熱麼？」她說。

「我喜歡這種溫度。」我沈吟一會說：「妳喜歡讀小說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把聲音放得很低，似乎有點疲倦：「在這無聊的日子，讀點無聊的小書做消遣。」

「妳累了？」

「不累。」

「回去好麼？」

「也好。」

回到旅館裏，她說：

「到我的房間坐一會？」

「不。」我說：「妳該休息了。」

我把書放在桌子上，把衣服掛起來，茶房敲門進來。

他提着開水，給我沏上茶，然後偷偷地低聲說：

「你們認識？」他指了指七號的隔壁。

「認識。」我毫不在意的回答他。

他笑了笑，提着壺走出去。我喝着茶，燃一枝烟，我開始想：黎珊究竟是做什麼的呢？二十三四歲的年紀，從遙遠的上海跑到北平拜訪她的朋友，這又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朋友？她既沒有告訴我她朋友的名字，又沒有告訴我他朋友的職業，沒有根據的推想，就是不合邏輯的曲解。於是；我躺在床上，閉上眼，盡力地想把她忘掉，不使她來擾亂我的思維，讓自己安然的休息一會，實在有點累了。

三

吃過晚飯，閑坐無聊，看看錶，七點鐘。我燃一枝烟，敲敲七號房的壁板。

「睡了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說：「有事麼？」

「沒有事。」我略一沉吟又說：「有寂寞。」

「我喜歡寂寞，你能給我帶過一點來麼？」

「可以。」我帶着所有的寂寞走了過去。

她的房間和我的房間是同樣的佈置，我還沒等她開口說話，早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了。

她正在讀小說，見我過去，把書推開，微微的一笑：

「帶來了麼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寂寞。」她開玩笑似的笑着說，隨後拿出一包糖菓放在桌子上：「這個能驅逐你的寂寞。」

「不能。」

「你吃點試試看。」

我吃着糖菓，她拿出烟來，遞給我一枝：

「換一棵？」

「不。」我搖搖頭，帶着談話的語調說：「妳不是不會吸煙麼？」

「你不懂麼？那是客氣。」

「爲什麼需要客氣呢？」

「因爲不熟悉。」

「現在呢？」

「自然是熟悉了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

「要不你爲什麼到我的屋子來坐呢？」

「那麼這熟悉應該是屬於我的。」

「這枝煙也是屬於你的。」

我接過她手裏的煙，我發現在她的左手的中指上帶着一個精緻的金戒，那上面有兩個細小的字，我沒有看清楚，於是我說：

「這枝煙不是屬於我的。」我把煙放在桌子上。

「怎麼？」

「請你再給我換一枝吧？」

她又遞給我一枝，這次我看得很清楚，那兩個細小的字是「哲民」。我猜想一定是一個人的名字，那麼也許是她的愛人，我想問，又覺得多餘，我在猶疑之時，她說：

「想什麼呢？」

「想那金戒上的名字？」

「認識麼？」她笑了笑說。

「自然。」我吸口煙，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話來問她：「我想妳一定認識他的。」

「自然。」她噙意的笑：「你的猜測非常正確，沒有方法來辯駁。」

「他是你的愛人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她笑了。

「假若你說謊呢？」

「假若你的猜想如果是錯誤的呢。」

「不會。」我肯定的說：「我認識他，你信不信？」

「也許。」她半信半疑的問：「真的麼？」

「說謊是欺騙人。」

「那麼你該是說謊了。」

我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
我看看錶，剛好七點半，趕臨場還來得及。她中午請我吃飯晚上我應該請她去電影，來彌補我心裏的遺憾。

「我有一個請求。能答應麼？」我改換了話題說。

「甚麼是我能做的。」

「自然。」我說：「陪我去看電影？」

「你是不是想彌補中午那個遺憾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沉吟一回：「這是我的臨時動意。」

「很好。」

喚茶房給我們鎖上門，匆匆的走出旅館。我們踏着街樹的倒影，穿過一條街又一條街。初夏的晚風吹在身上，感到一種輕鬆的溫柔。

在霓虹燈的光影裏，我隱約的看見前面是一家影院，門口有許多觀家擠着購票，我上前急走兩步，跑在她的前面購了票。她看着我，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。

進去找到了座位，一枝烟還沒有吸完，電燈滅了。她看着影片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我不知她是在看影片，還是在想什麼事。片子不好，我也不知片子的名字，眼睛感到睏乏，想睡覺而又不肯，吸一枝烟又一枝烟，一直等休息的時候。她說：

「你喜歡看電影？」

「不。」我說：「一個人看電影或遊公園，就如同一個人飲酒那樣的苦惱，

所以我很少看電影。」

「那麼今天呢？」

「這是例外。」我說：「不過我已經有點睏倦。」

「累了麼？」

「不累。」我遞給她一枝烟，我吸着一枝，烟霧繚繞在我們面前，使我有迷濛之感。

「你是不是覺得片子不好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也如是感到。」她說：「我們回去好麼？」

「也好。」

回到自己的房間，越發覺得寂寞起來，是不是她賜給我的呢？我不願承受這寂寞的煩擾，躺在床上睡了。

第二天清醒，陽光已從紗窗裏透進來，照在我的床鋪上，感到溫暖的舒適。

我跳下床，喚茶房打來臉水，讓他給車站打了一個電話，說下午照常通車，已開始售票。我應該先通知黎珊，也許她早已經打過電話問過了。我敲敲七號的板壁，聽不到一點回音，莫非她還在沈睡？那麼讓她去睡吧。

我看看錶，九點半，還早，我懶洋洋的又睡在了床上，吸着烟，翻着書，我想起這次來天津的收穫；本來是爲看朋友的病而來的，而朋友的病早已痊癒。沒有想到在這個地方竟認識一位美麗的小姐，這也許是機緣。

外面有人敲門，我放下書。

「誰？」

「你猜？」

「我的鄰居。」

「不是。」她格格的笑著說：「是你路上的伴侶。」

我拉開門，她走了進來。今天她裝飾得越發漂亮，而她的笑也越發美麗得使人喜悅。

她那嫩白的面頰上，微微塗了一層脂粉，浮蓋着一層淡淡的胭脂，却顯得分外細膩而紅嫩；尤其再配着她那銀灰色的旗袍，半高跟的銀白色的皮鞋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風韻，潛藏在美的快感和曲線的誘惑裏。

「剛起來？」我說。

「是不是說你自己。」她諷刺地說。

我不響，笑了笑。

「看報麼？」她把手裏的報紙遞給我。隨後把握着的一隻拳頭伸給我：「你猜，這是什麼？」

「我如果猜着呢？」

「請客。」她說：「如果猜不着呢？」

「我請客。」

「好的。」她噙意的笑着說：「那麼你猜吧！」

「糖。」

「錯了。」

她伸開手掌給我看。原來是兩張車票。

「沒有想到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假若我想到的話，妳就該請客了。」

十一點伴她去吃飯，十二點回來。三個鐘頭的談話，一點也不覺得寂寞。三點鐘的時候，收拾東西，三點半走進車站，四點鐘車已經開動了。

四

火車誤了點，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到達北平。出了車站，坐三輪到她朋友家的門口敲門，沒有人出來。又敲門，仍是沒有人出來。也許已經睡了覺，我代她連續的用力擊門，最後走出來一個女人。

「找誰。」

「方先生。」黎琬說，我的心不禁地受到一種顫動，想說什麼，還沒有開口

，那個女人說：

「這兒沒有住着姓方的。」說完，門立刻關閉上了，隨後聽見那女人叨嚙一串話，我沒有聽清楚。

「怎麼辦？」她焦急的說。

「很好辦。」我開玩笑似的說：「方先生就在你的身邊。」

「不要開玩笑了。」她說：「想個辦法吧？」

天氣陰沈着，巷子裏又沒有路燈，也許正在停電，我看不清她說話時的表情。由她說話時的聲音裏我知道她一定有點焦急，的確是，在這夜闌人靜的暗夜裏，我能有什麼辦法把他找到呢？

也許認錯了門牌吧。」我又劃一根火柴，把光亮舉得高高的說：「看清了麼？」

「看清了，一點都不錯。」

「那麼到附近的警察派出所打聽一下吧，也許已經搬了家。」

她不響，在後面跟着我走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偶而有幾個哼着小調的人從身旁路過，也看不清是做什麼的人。

好不容易才找到警察派出所。一個老警察正伏在桌子上打瞌睡，他的面前放着一盞煤油燈，他頭頂上的電燈沒有光亮。我喚醒了他，他很不高興的望望我，我很客氣的說明來意，他揉揉惺忪的睡眼說：

「他叫什麼名字。」我不響，看了看黎琬。

「方哲民。」她說。

老警察從抽屜裏拿出戶籍簿，翻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後冷冷的說：「沒有這個人。」

「真也奇怪了！」黎琬自言自語的說。

我臨出來時，向老警察表示謝意，點點頭，他也許沒有看見，連看我一眼都沒有，隨後又伏在桌子上睡了。

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她的聲音有點哀憐之感。

「到我的家裏去。」

「可以麼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方便麼？」

「很方便。」我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就我一個人。」

「你沒有太太？」

「還沒有找到。」

我們談着，拐了個灣，將要走到我的門口她忽然停住了脚步，很難爲情的說：

「我不能去。」

「怎麼。」

「因爲不方便。」

「妳還沒有去，怎麼能够知道呢？」

「在我的想像中。」

「你可以進去坐一回，實在不能住的時候，再想辦法不好麼？」

「也好。」

擦電鈴，房東的女僕出來開門，我領黎珊走進我的屋子。三天沒有回來，忽然覺得我的屋子有一種淒涼的生疏。我讓她坐下，她說：

「你一個人住着三間屋子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假若妳住在這裏，那麼該是我們兩個人住這三間屋子了。」

我住着三間房，外面兩間沒有隔扇，我掛了一面白色的韓帳把兩間分開，一間做爲我的臥室，中間的一間預備招待客人，其實很少有客人來訪我。裏間算是書房。不過我看書有一個壞習慣，總喜欣躺在床上看，所以也在書房裏放一張單人床。屋子的設備很簡單，不過自己認爲還算整潔。黎珊坐在椅子上不響，她望望我的臥室又望望我的書房，她彷彿要說什麼話，嘴唇一動，沒等她開口，

我說：

「吸煙麼？」我遞給她一枝。自己也燃一枝。

「你在這屋住？」他指着我的臥室說。

「是的。」我說。

「這個屋子呢？」她立起來，向我的書房裏探頭看了看說。

「妳猜？」

「你的太太。」

「不對。」我搖搖頭。

「那麼應該是妳的愛人。」

「也不對。」我稍一沈思，發現我的話太笨拙，隨後又把話改換過來說：

「也許，假若妳在那屋裏住的話。」

「你覺得可能麼？」

「有十分之一的不可能。」我開玩笑似的說。

她不響，祇是微微地笑。吸着烟，態度很安詳，看不出她有走的意思。

「方先生是你的什麼人。」我改變話題問：「可以告訴我麼？」

「可以。」他說：「我是在旅館裏認識的一位朋友。」

「不。」我不禁地笑了：「我問的是方哲民。」

「他麼？」他收回臉上的笑容，好似回憶什麼事情：「妳猜。」

「你的丈夫？」

「不。」她搖搖頭。

「妳的未婚夫？」

她點點頭。我想不起說什麼好，看看錶，已經是中宵時候。於是我說：

「今晚住在這裏吧？」

「不。」她從坐椅上立起來，猶疑的皺着眉頭，有種落寞的風度。

「妳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我讓她先坐下，然後勸慰着說：「妳在我的書房裏

住，我在外間住，這又有什麼不方便的？假若妳覺得這樣實在不方便，我可以找

地方去睡，留妳自己給我看房子好麼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不便打擾你。」

「妳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走。」

於是，我又詳細的給她解釋一遍，她答應下來，不再要走，我心裏輕鬆了許多，我又不放心的追問一句：

「一定不走了？」

「不走了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我拿出在火車上買來的麵包和點心，隨後又跑到房東的廚房裏提來一壺開水，沏上茶，吸着烟。我說：

「還有一個請求。」

「又是一個請求？」她笑着說：「祇要是我能做的。」

「妳一定能做。」

「那麼你可以告訴我了。」

「妳承認是方太太。」

她似乎不曉我的意思，發怔的凝視着我。我祇好從頭至尾把我的情形詳細的給她述說一遍，她沒有反駁，也沒有拒絕。於是我們改換話題開始談起來，談到她與方哲民的相識和戀愛的經過，最後談到她這幾年的流浪生活。

在抗戰期中，她在昆明讀書，她與方哲民是同學，畢業後她倆攜手入了新聞界，方哲民擔任編輯的職務，她做了記者。她們經過二年的戀愛生活，終於訂了婚。

抗戰勝利後，方哲民來北平，他想由北平返里省親。他到北平後曾有信給她，可是她不久也辭掉了她的職務，展轉到重慶，不得已做了教員，正逢學潮火熾

，她担着很大的嫌疑離開重慶乘船到漢口。在重慶執教的期間，曾接到由昆明轉去的一封信，她到漢口以後不知給他寫了多少信，始終沒有接到他的回信。在漢口停留的期間，始終沒有找到職業，爲了生活，又開始流浪，由漢口到長沙，再由長沙到上海，到上海以後又做了記者。因爲報館被迫停刊，她又不得不開始流浪。由上海乘船到天津由天津到北平來找方哲民。

那天晚上我們一直談到第二天早晨三點鐘，仍然沒有睏意。我們談話的結論是：她暫且在我的書房裏住下，後然再慢慢想辦法打聽他未婚夫的住址，最後的辦法是登報尋人。

五

三天以後仍然沒有得知方哲民的一點消息，無法可想，祇好施行最後的辦法，我跑到報館去登報，黎珊給我看家。

當我從報館裏出來，打算到商場購幾本書，正巧遇到穆樞，他很親熱的走過

來握手。

穆耕是我新近認識的一位朋友。那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由朋友的介紹而認識的，我們僅僅見過一次面，談話的時間很短，也不過十幾分鐘，雖然是那麼短短的十幾分鐘的談話，可是我已經感到他對朋友的熱情。在我們未認識以前，他的名字在我的耳裏已經是很熟悉了，我常聽到朋友們談到他的名字和作品。

他寫詩，寫散文，寫小說也寫批評。他能拉得一手好提琴；他還當過導演，對新劇很有研究。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。他很年輕，現在也不過二十六歲的年紀。

他有個魁偉的身體，喜歡運動。大大的眼睛，烏黑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樑擺在他的臉上顯得是那樣的均勻合適，真可說是一位美男子。

假若祇看他身體，決不會想到他是每天伏在桌子上寫稿子的一位編輯。

今天是我們第二次見面，我們互相握手以後，我說：

「買的什麼書？」

他手裏握着幾本新書，我想一定是他剛才買的，所以隨便的一問。

「幾本文藝叢書，上海出版的。」他拿給我看：「沒有一本好書，不過很便宜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祇要是好一點的書就得幾萬。」

「這是沒有辦法的，物價這樣高。」

我們兩個人開始談起來，由買書談到物價，由物價談到公教人員的待遇。最後又談到寫作問題，我說：

「最近常寫麼？」

「不常寫。」他帶着滿臉的憂愁說：「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起來。」

「不。」我看看他的身體笑着說：「你的身體很够美男子的標準。」

「那是你過獎。」他輕輕的嘆了口氣：「生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。」

他把自己的困難講給我聽，他說薪金太低，如果抽時間寫稿，稿費又是那樣微薄，他想改行。他說最近要到東北去，編輯的職務暫由朋友代理，如果沒有合

連的事情，「星期即可回來。最後我問到他的行期，他說：

「明天早晨。」

「時間不太匆促麼？」

「車票已經買好了。」

他拿出車票來讓我看，証實他明天一定要乘早車去瀋陽。爲了給他送行，我拉他到附近的一個館子裏去吃飯，我問他會飲酒麼？他說飲一點可以，其實他酒量很大，我們一面飲酒，一面談話，他的口材很好。也許因爲太興奮的原故，我們都飲得過量了。

當我們走出飯館，我發覺他的脚步有點踉蹌，我要送他回家，他不肯，他很熱情的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：

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。」

我一個人走在西長安街上，邁着緩慢的脚步，踏着街樹的影子，淡淡的燈光

從窗縫裏透下來，像點點的輕愁酒在心上，遂感到一種落寞的悽哀。

回到家裏，黎珊正和房東的倆個女兒在書房裏談話，我走進去。

「謝謝你。」黎珊向我笑了笑說。

「怎麼那麼客氣。」梅薇開玩笑似的說。

梅薇是房東的二女兒，她比她姐姐梅筠小兩歲，却顯得那樣的活潑天真，一派孩子氣。梅筠在大學裏讀書，梅薇剛剛高中畢業。

她們三個人坐在一起，却是兩個不同的面孔，因為梅筠和梅薇都是圓圓的面孔。我常常把她倆個人認錯了，若不仔細看的時候。梅薇顯得比梅筠高一點，其實一點也不高，祇是比梅筠瘦一點，所以在自己的感覺上總以為梅筠高。梅筠不要談話，意外的她竟說了一句：

「這是相敬如賓。」

我不響，在黎珊的旁邊坐下了。在她們三個人之中，總覺得黎珊對我比較親近一點，這也許是心理作用。

「用過飯了麼？」黎珣顯得很親切的低低地說。

「用過了。」我想說「謝謝妳」，不知爲什麼我終于沒有說出。

「吸一枝烟吧。」她遞給我一枝，她也燃着一枝。

「怎麼不讓客人？」我指着梅筠和梅薇說。

「她們說不會。」

「是前，不會。」梅筠說。

「這不是一對標準的伉儷麼？」梅薇露着那銀白的前齒說：「誰說妳們意見不合呢？」

我想一定是房東太太把我們那天的談話告訴她們說了，若不是梅薇怎麼會知道呢？可是我却忘記把這話告訴黎珣，然而想不到黎珣竟是那樣機警，她竟懂得了梅薇的意思。她用了很幽默語調說：

「妳這沒有結婚的人那知其中的奧妙？」

「是！」梅薇很天真的笑了，我們也隨着笑起來。

我有意的吐着烟霧，想把屋裏的空氣改變得像夢一樣的迷濛。

梅鶴和梅薇告辭，臨出門時，梅薇頑皮的說：

「祝妳們有個甜蜜的夢。」

「謝謝！」黎珣帶着微笑送她們出門。

我的頭有些昏暈，然而不想睡，黎珣在我旁邊小聲低語：

「累了麼？」

「不累。」我說：「我感到這屋裏像夢一樣的迷濛。」

「怎麼？」她不懂我的意思：「飲酒了麼？」

「妳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我嗅到一種酒香。」她給我斟了一杯茶遞給我：「喝杯水吧。」

「今夜有一種美的溫柔，妳有這種感覺麼？」

「你愛這樣的夜色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在這寂寥的夜宵，祇有收音機裏的音樂在夜心裏浮漾。……

黎珊沈默着，她似乎想起什麼事情，好久她才抬起頭來望望我，她的眉梢掛起兩抹輕愁。

「這夜是屬於你的。」她哀怨的說：「我不能享受這夜的清美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在我流浪的生活裏，永遠沒有這樣的享受。」

她的話裏含着無限的悲鬱。

「爲什麼偏要流浪呢？」

「因爲我的生活。」

「妳不可以在這裏住下麼？」我說：「假若妳喜歡的話。」

「這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不能長久的打擾你。」

「是不是嫌我招待不周？還是嫌我……」我沒有說下去。

她燃起一枝烟，帶着使人愉快的笑容說：

「不，你對朋友太好了。」

「那麼你爲什麼還要離開這裡呢？」

「假若要找到哲民的話。」

「原來姦結在這裡！」我開玩笑似的說。

「是的。」她笑了，是那樣的美。

我想不出說什麼話，覺得在她身邊坐着不安起來，走到書架前，隨便抽一本書。我說：

「你該休息了。」

「那麼明天再談。」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溫熱：「我還要補寫我這幾天的日記。」

我躺在床上，翻着書，剛看幾頁，眼睛已有些困倦。我熄滅了燈，夜色越

清涼了。

六

我們看完報上的尋人廣告，不約而同的笑了。

「假若他看到廣告來找妳，他對我們這種生活方式，是不是要發生誤會呢？」我打趣的說。

「一切的事情都是不可預測的。」

「妳如果不向他解釋，一定會使他疑心。」

「自然。」她說：「求一個人的了解是不容易的。」

「我想他一定能了解妳，他以前不是很愛妳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沈吟一下說：「誰敢担保他沒有改變呢？」

「不會的。」我說：「祇要他是真心愛妳。」

「男人的心是善變的。」她向我笑了笑：「對麼？」

「不對。」我站在男性的立場當然要反駁一句：「男人和女人的心是一樣的。」

她不響，我改變了話題說：

「如果梅筠和梅薇看到廣告後，會不會疑惑哲民是你的愛人或未婚夫？」

「不會的。」她肯定地說：「假若她們問起的時候，我就說哲民是我的哥哥。」

「很好。」我贊嘆的說：「這是一個騙人的戲法，難免有變漏了的時候。」

「那要看你的技巧了。」

她給我燃一支烟，她也吸着一支。微風從紗窗裏透進來，身上感到一些輕鬆。

「妳覺得我們這樣的生活有意思麼？」我把話題扭轉。

「有意思。」她噙意的笑：「像一首詩。」

「妳喜歡詩麼？」

「喜歡。」

「那麼妳能否伴我去尋點詩的情緒？」

「到什麼地方？」

「公園，或北海。」

「很好。」她說：「我正想請你伴我到外面去走走。」

「那麼我該是最了解妳的人了。」我開玩笑似的說。

「希望如此。」

她跑到書房裏去換衣服，二十分鐘以後打扮完畢出來，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。她換了一件粉紅色的旗袍，越發顯得年輕而漂亮了。什麼樣的衣裳穿在她的身上都是那樣合體而標緻，上帝賜予她這樣的一副豐姿，也難怪哲民傾倒於她，可是哲民到底是一個什麼型的男子呢？顛蕩了她那青春的漣漪。

「等急了吧？」她看見我坐在椅子上無聊的吐烟圈，所以她這樣的問我。

「時間過得很慢。」

「你的話很幽默。」她嬌嗔得像一個天真的孩子，走到我的面前說：「走吧，我的名義上的丈夫。」

我陪伴着名義上的太太走出門去。在街上走着，我看見許多行人向我們這對名義上的夫婦投下不少的奇異的目光，心裏有說不出的困惑，同時也有一種可笑的自傲。

走進北海，遊人很多，也許正是遊人多的時候，我領黎琬繞一個灣以後，看她有些倦怠的樣子，脚步漸漸遲緩起來。

「找個清靜地方坐回吧？」她說。

我們走在土坡的背後，坐在茸茸的草地上。我說：

「假若哲民在這個地方遇上我們……」還沒有等我說完，她就打斷了我的話。

「不要想他吧。」她說：「他會破壞了我們尋詩的情緒。」

我實在不應該提起他的名字；深悔自己說話太不加考慮。他就是我們之間的

「一枝芥蒂，倘若沒有他的存在，我們已經是沒有一點隔閡了。」

「忘記帶烟了。」我自言自語地說，我想吸支烟來解脫一下心裏的焦躁。

「我沒有忘記。」她拿出烟來。

我們吐着烟霧，讓它在靜靜的氣氛裏散揚開去。

「這是多麼富有詩意。」黎珊指着飄散而去的烟霧說。

「那麼妳該把它寫成一首詩了。」

「可惜我不是詩人。」

「詩人在這裏？」一個女孩子的聲音。

我們回頭看時，梅薇在我們背後站着，她笑得像一朵嬌艷的花。

「妳什麼時候來的呢？」黎珊站起來說。我也站起來。

「剛來。」她跑過來和黎珊握手，像久別的朋友那樣摯熱。

「妳怎麼知道我們在這里？」

「這是巧遇。」

在梅薇的後面還跟着一個女孩子，她的面孔很熟稔，可惜我不知她的名字。她常常去找梅薇，也許是她的同學，我在院子裏遇上她幾次，祇是彼此看看而已，沒有談過話，因為沒有人給我們介紹。

梅薇把她招呼過來，給我們介紹以後，我才知道她是梅薇的表姐，又是梅薇的同學。她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叫洪茉莉。她比梅薇清瘦一點，白淨的面孔，穿着一件合體的黑旗袍，顯得幽靜而樸素。

「梅筠呢？」黎珊問。

「她不知我們來。」梅薇說：「她到同學家裏去了。」

「我們出來的時候去找妳們，都不在。」黎珊沈思一下說：「可是沒有想到在這裏會遇到妳。」

「沒想到有人來破壞妳們的詩意。」梅薇說。

「不。」我說：「妳給我們帶了太多的詩意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梅薇興奮的說：「那麼這是無意的奉送。」

「希望有意的奉送。」我說。

「很好。」她說：「假若你喜歡的話。」

「自然。」

洪小姐矜持着一句也不說，她望望從遠方射過來的幾線燈光說：

「梅薇，該回去了。」

「好。」梅薇看看我，望望黎珊：「我們要回去了，打擾你們。」

「天氣還早呢？今天陰天。」黎珊說。

「再見！」洪小姐向我們點點頭。梅薇也隨着洪小姐說了一聲再見，倆個人挽着手走上七坡，我們目送她們的背影消逝在暮靄裏，我們又坐在起地上談了起來。

「你愛誰？」黎珊抽冷地的說了這一句。

「我愛自己。」我莫名其妙的答。

「不要開玩笑。」她很正經的說：「我看你是愛上梅薇了。」

「在我們之間還沒有愛的存在。」

「那麼你是喜歡她了。」

「也許。」我說：「假若妳不在我的身邊。」

「我應該趕快離開妳們。」

「去找哲民。」我接過她的話尾說。

「不。」她急忙的反駁我說：因為我在你們之間是一塊多餘的絆腳石。」

「那是妳自己的錯覺。」我說：「妳是我們之間的媒介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如果沒有妳的存在，我們怎能熟悉起來呢？」

「那麼你應該感謝我。」

「是的，」我說：「所以我不希望妳離開我。」

「所以你現在不能喜歡她。」她嬌嗔的笑了：「吸一支烟吧。」

她燃着烟。遞給我一支，她把頭緊緊的依靠着我的肩膀，讓晚風把她的髮絲

飄舞在我的臉上。一種溫情的感覺滲透心底。

遙望遠處燈火點點，遊人已漸漸稀少。一隻螢火虫帶着一線光亮從眼前劃過，消逝在草叢裏了。

忽然感到有幾點冰涼的東西，從濃密的樹葉層裏透落下來，我意識到天在落雨了。

我們對那富有詩意的晚景，懷着無限的留戀，走出了北海。雨絲越發落得綿密起來，街上行人很少，雇不到車子，祇得在泥滑的街上走着。黎珊挽着我的胳膊，我握着她那冰冷的手說！

「今夜妳穿的衣服顯得單薄一點了。」

「不。」她說：「這够多麼富有詩意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打趣着說：「妳回家寫一首詩吧。」

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，衣服都淋得濕漉漉的了。

七

不知爲什麼？自從那天我們游北海回來以後，黎珊總是阻止我提起方哲民的名字。

廣告已經登出一個多星期了，仍然沒有一點消息，關於廣告她一字不提，她似乎很失望。可是我們之間的感情却一天比一天融洽起來。

白天她坐在書房裏看書或寫信，有時她也幫忙我改點稿子或抄寫點什麼東西。晚上我們坐在院子裏的藤羅架下談談天。由於黎珊，我與梅筠和梅薇談話的機會也漸漸多起來。如果悶了的時候，就伴她逛逛公園，看看電影，高興的時候也約梅氏妹妹一同去，如果洪小姐找她們去玩的時候，也約我們伴她們一同去。這樣在我們生活裏找不到一點痛苦，她似乎對我們的生活發生着莫大的興趣。假如我對工作有倦怠的時候，她鼓勵我，幫忙我。

她有一個倔強的性格，她絕對尊重她意志的自由。同樣的也尊重別人意志自

由。她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分析每件事情，去處理每件事情。她雖然有時感情用事，可是她却能運用她的理智去支配她的感情。決不會做一個屈服於感情的俘虜。所以我們之間的情感總保持着均衡。正彷彿一條涇涇的溪流，而不是那急湍的瀑布。

在我的生活裏，正需要這樣的一個女性來陪伴我。如果把她比作我工作時的燈光最恰當，因為在它的外面罩着一圈透明的玻璃層，所以祇能享受它的光亮，而感不到它那炙人的強熱。

我們在一起談天的時候，討論到戀愛問題的時候是有的，可是總沒有談到過自己的將來。

對她不能說有深刻的瞭解，因為我們相識也不過是短短的十幾天。

「要想瞭解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。」我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是的，一點也不錯。」黎琬的聲音。

我回頭一看，她已經帶着滿面笑容坐在我背後的椅上了。

「妳什麼時候進來的？」

「在你未發覺的時候。」

「妳找她們談了些什麼呢？」

「談到你。」

「談到我？」我楞了一下說：「我有什麼值得可談的呢？」

「是的，談到你。」她說：「談到你的工作。」

「她們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梅薇說快編輯的工作太累。」

「她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找點別的事情做。」

「做一個回積倒把的好商。」我開玩笑似的說：「還談了些什麼呢？」

「談到戀愛問題。」她說着燃起紙烟，遞給我一支，她與我具有同樣的見解

，戀愛不一定就為結婚。」

「那麼愛到底為什麼呢？」我似乎有點迷惘。

「爲尋求心靈上的共鳴。」

「抽象得使人不懂。」我搖搖頭說：「這是唯心論的看法。」

「那麼你的看法？」

「戀愛是結婚的橋梁。」我說：「要不然，妳爲什麼與方哲民戀愛成熟以後就要訂婚呢？」

似乎觸着了她的心病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默默的噴着烟霧。我感到一種歉仄，爲什麼又提起他的名字呢？

有人敲門，爲了解脫我措辭的不當趕緊藉機會跑出去。

開門一看，正是穆根。我感到莫名的奇怪和驚訝，他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住呢？那天我們在一起飲酒的時候又沒有告訴他？

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住呢？」

「我真沒有想到你在這裡住。」他楞了好久，然後才走過來與我握手。

「那麼你是來找誰？」

「找黎珊。」

「黎珊？」我越發奇怪起來。「你怎麼認識她？怎麼知道她在這裡？」

「看到報了。」他說：「在家麼？」

「在家。」

我領他到我的屋子裏。我喊：

「黎珊，有人找妳。」

黎珊從書房裏跑出來，兩個人很親熱的彼此握着手。

「妳在這裡住？」他很驚奇的樣子。

「看到報上的廣告了麼？」

「看到了。」他很欣慰的說：「昨天我剛從東北回來。」

我從他們的談話裏聽出一個疑問，我說：

「你叫方哲民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笑了笑說「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我說：「我就知道你叫穆桓。」

「哈哈……那是我的筆名。」他不禁大笑起來。

這位自己的疏忽，談了兩次話，都沒問到他真實的姓名，可是那位朋友給我們介紹的時候，他祇把他的筆名介紹給我，並不會提起他的真名，也難怪我把他的筆名當成了他的真名。

「到東北去如何？」我說。

「到處一樣。」

黎瑛給他斟茶，我給他點煙，我們雖然是同樣的招待着他，倆個人却懷着兩個不同的心情。

「在這裡住着很好？」方哲民問。

「很好。」黎瑛說：「你搬家了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方哲民笑了笑說：「我到北平以後寄居在朋友家裏，後來因為那個朋友把房子賣掉，我也就搬了家，搬家以後曾寫信給你，可是一直沒有收到你

的電信。」

這一對久別的未婚夫婦開始談起來，彼此暢談久別的關懷。他們的談話充滿了欣喜，却不知旁觀的第三者在懷着一種什麼樣的心情？我沒有勇氣去分析自己，是怨恨呢？是悲憤呢？抑或是淡淡的憂傷？

也許方哲民已經懷疑到我們的生活，可是在我的面前又不好意思問起；所以他把話題結束，站起來說：

「我們到外邊走走好麼？」

「也好。」黎珊望望我，我不知她究竟懷着什麼意思，也不願去猜測。

我沒有挽留她們，把她們送到門口說：

「有工夫來玩？」

「謝謝？」方哲民說。

「晚上我還回來呢？」黎珊回頭向我笑了笑說。

「那麼她要早些回來？」我不知爲什麼要說這樣開心的話，也許是有意讓方

哲民聽的。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我懷着一顆落寞的心情關上門，像失掉一件什麼東西似的空虛。

梅薇在院子裏站着，她望着我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從她的笑裏我讀出太多的意思，她是不是聽到了我們的談話？然而或所欣慰的是她們並沒有看到報上的廣告，既便聽到了我們的談話，她也不會明瞭我們的真象。

「方太太出去了？」

「出去了。」我不經心的答：「屋裏來坐會吧。」

梅薇跟我走進屋裏，我們坐在一起，呷着茶，我自己吸着烟。一種不能理解的心情使我感到梅薇意外的對我親切了許多

「正想約妳們一塊去玩呢，可惜她出門了。」她彷彿很遺憾似的說：「你可以伴我們去麼？」

我覺得屋裏的氣氛太淡薄，我不喜歡這種氣壓的困迫，於是想同梅薇到外邊換換空氣。

「可以的。」我說：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到公園看圖展？」

「好的。」我說：「梅筠去麼？」

「她與茉莉先走了。」

本來我預定伴黎珊一同去的，沒想到方哲民來找她，而現在竟是我伴梅薇一同去了。

八

我與梅薇在路上約定進門後先去找梅筠和茉莉，然後再去看圖展。

遊人絡繹不絕，我們在人叢中走着，每個面孔都是陌生的，却找不到她們的影子。我們在公園繞一週以後，仍然沒有找到她們。最後在一個茶座前面經過，聽

到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招呼我們，走過去一看，正是黎珊，她在陪同方哲民飲茶。

我忽然發覺黎珊的表情有點異樣，勉強強的微笑著說：

「梅筠沒有來？」

「來了。」我說：「我們正在找她。」

「沒有一同來？」

「她同茉莉先來的。」梅薇說：

方哲民很客氣的讓我們在那裏坐坐，我們婉言拒絕。

「我們先去找梅筠和茉莉，回頭再來。」

我們兩個人又擠入人叢。一直等我們看完畫展出來以後，仍不見她們。梅薇

似乎有點疲倦，她提議說：

「找個清靜地方歇歇吧？」

「你累了？」我說。

「累了。」她說：「你不累麼？」

「不累。」我開玩笑似的說：「因為我是男人。」

「所以你不累。」她帶着天真的笑容，把我的話搶過去。又說：「一點都不合邏輯。」

我們兩個人談着，走出長廊，渡過小橋，繞過假山，走在一棵大樹的背後，樹下的坐椅上有兩個人在低低笑談，從側面一看：

「那不是梅筠麼？」我說。

「是的。」梅薇也看清楚。

我們像一對頑皮的孩子，偷偷的走到樹的背後，想給她們開個玩笑，也許因為我脚步的沈重，被她們發覺了。梅筠立起來說：

「黎珂沒有來？」

「來了。」我說：「將那邊的茶座上等妳們呢？」

「圖展看過了麼？」梅薇問。

「看過了。」茉莉說：「不好。」

「我也有同樣的感覺。」梅薇說：「我們去找黎珊吧。時候太久了她會着急的。」

我沒有表示一點意見，祇顧伴着她三個人走。她們一面談笑，一面走，我却默然無言，我雖然是走在她們三個人中間，總覺得自己的身邊還缺少一個人似的，那該是黎珊了。想起她，不禁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和朦朧的哀愁浮漾在波動的心湖裏。

我們在茶座上繞了一週，也沒找到黎珊，梅薇帶着且急的樣子說：

「她到那兒去了呢？」

「也許回去了吧。」我說：「不必找她了。」

於是梅薇提議回去，她說太累了，要回家休息，梅筠和茉莉沒有表示意見。我的心緒很亂，更不想多說話。三個人附合着一個人的意見走了回來。

我一推門，就看見了黎珊。原來她早就回來了，正坐在椅子上呆呆的發怔，我說：

「早回來了。」

「剛回來不久。」她說話不帶一點笑容，莫非有什麼不高興的事？還是我們相識以來，我第一次發現她對我這樣的冷淡，是不是因為我伴梅薇去遊了公園，而她又有什麼權力來干涉我與梅薇接近呢？她已經是名花有主了。假若她是爲了我伴梅薇一同去逛公園而對我冷淡，那麼她這種嫉妒又是多麼的不應該呢？

我打盆水，擦擦臉，坐在她的對面抽起烟來。我一句話也不想說，而我也想不起適當的話來。我感到空虛和寂寞，在寂寞中紙烟是我唯一的伴侶。

「梅薇回來了？」

「我們一同回來的。」我說：「有什麼不高興的事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帶着笑容說「在你的身邊永遠是快樂的。」

「假若離開我呢？」

「快樂已經不是屬我的。」

我沒有時間去咀嚼她這句話的滋味，不過她說話的音韻裏充滿着哀傷。

「那麼應該屬於誰的呢？」

「屬於梅薇。」她開玩笑似的說。

「不。」我說：「假若妳喜歡的話，仍然是屬於妳的。」

我說這話時竟忘卻在我們之間還有一個方哲民的存在，等我把話說出來，深深的感到自己太冒昧，怎能向她說這種話呢？我隨口改變話題說：

「妳與哲民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？」

「你希望什麼時候？」

「越快越好。」

「那麼現在？」

「也好。」我打趣地的說：「如果可能。」

「那麼你等着。」她說：「我去買酒，買菜。」

她說完，提了竹籃跑出去，我想阻止她，可是她已經走出門去了。

二十分鐘以後，她提着竹籃回來，我看了看，有酒，有肉，有一些鮮菓和蔬菜。我不免有點奇怪起來。她到底要做什么？真得要請我喝喜酒麼？那有這樣的

請法？

「黎珊。」我問：「妳想做什麼？」

「不是要我請你喝喜酒麼？」她很莊重的說。

「是我和妳開玩笑呢？還是妳有意的跟我開玩笑？」我哭不得笑不得，應該向她說些什麼呢？

「是的。」她說：「應該是我跟你開玩笑。」

我不響，她又說：

「請梅筠和梅薇也來參加好麼？」

「妳是主人，我是客人。」我說：「我沒有參加意見的權力。」

她到廚房去燒菜，煮飯，我坐在屋裏等待着。

菜飯都做好的時候，她終于把梅筠和梅薇都請到了，我不知她究竟拿什麼借口把她們請來的，我不想問，也問不得。我說：

「梅先生和梅太太呢？」

「都鬧過了。」黎珊說，「梅先生不在家，梅太太不來。」

黎珊像主人一樣的招待着我們，如呆在梅筠和梅薇碧起來，她這作主人的，熱心招待客人是應該的。然而在我看起來，應該我來招待她們才對，不過，現在我也不能阻止她，也不能代理她，因為這是她請客。

她給梅筠斟酒，給梅薇碧酒，給我斟酒，我們喝的是葡萄酒，梅筠和梅薇碧得很少，她們都說不會喝酒，意外的黎珊的酒量是那樣大，她與我碰杯，一飲而盡，繼續的飲了幾杯以後，她的面頰上飛起兩片酡紅的雲霞。

梅筠和梅薇碧怕給她們斟酒，把酒杯握在自己的手裏不肯放下，她們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們碰杯。於是黎珊說：

「妳們不能喝酒，請用飯吧。」

「我看妳們喝酒很有意思。」梅筠說：「今天怎麼這樣興奮？」

「因為今天是我最快樂的日子，也是我最痛苦的日子。」黎珊說。

我的頭有些昏眩，沒有多餘的心情去分析她的話，我恐怕她飲醉，不再讓她

多喝，於是我們開始用飯。餐畢的時候，我幫她收拾盤碗杯碟和一切用具。然後我們沏好茶，開始談起來，完全談一些不相干的話，關於逛公園和她請客的事一點也沒有提到，一直等梅筠和梅薇告辭的時候，她說：

「沒有不散的宴席，生離死別，人生原不過如此！」從她的喉嚨裏發出一聲感傷的輕嘆。

「妳是不是喝得過量了？」梅筠說。

「沒有。」他很親熱的用右手握住梅薇，用左手握住梅筠，她感傷的說：「不願離開妳們。」

「妳該休息了。」梅筠說。

「明天再來陪妳玩。」梅薇說：「以後的日子不是還很長麼？」

「以後的日子裏不會有今宵這樣快樂？」

她用戀戀不捨的隱情送她們出門，宛如送別遠行的朋友。

「方，你喝多了麼？」她很親熱的走過來，像慈母對待一個不懂事的孩子，

用手撫摸着我的頭說：「吸一枝烟罷？」

她燃着烟，給我一枝，然後輕輕的吐出一個圓圓的圈子，看它在靜靜的氣氛裏飄浮着，等烟圈消逝淨盡的時候她說：

「人生原不過如此！」

「這是什麼話呢？」我彷彿受到感動似的說：「實在對不起妳，讓妳喝得多了。」

「不。」她說：「我應該感激你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因為你賜給我一個不能忘却的紀念。」

「我不懂。」我不想去探索，也不想去分析，也許因為我喝得多一點，感到無限的困倦，我說：「妳該休息去了。」

「你困了麼？睡吧！」她說：「我要多陪伴你一會，因為祇有在你的身邊才有溫暖和快樂。」

她握着我的手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在朦朧中我沉沉睡去。

她什麼時候離開我去睡的，我不得而知。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，我正在甯睡的時候，她喚醒了我，她說：

「方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到哲民那裏去。」她說：「我的東西已經收拾妥當了。」

「那麼你不回來了麼？」我從床上坐了起來，感到莫大的驚奇，她為什麼昨天晚上不告訴我說呢？

「是的。」她笑了笑說：「不想再打擾你。」

我沒有法挽留她，這也許不是她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方哲民的意見。那麼我祇好趕緊穿衣送她，送出門外的時候，我說：

「有工夫就陪哲民一同來玩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她勉強的笑了笑說：「我沒有去驚擾梅筠和梅薇的好夢，回頭

你代問她們好吧。」

我們彼此握手道別，我感到一刹那的溫暖。

她走遠了的時候，又回過頭來說：

「祝你和梅薇……………」

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她的背影在這方的牆角處消逝的時候，我感到一種寂寞的哀愁。

九

黎珊是不應該離開我的，而她竟離開我而走了。

她是不是爲我與梅薇而走的呢？不，我想不是爲這個原因，一定是爲方哲民而離開我的，假若她爲方哲民而離開我，是對的，也是應該的，那麼我對她走後的關懷也是多餘的了。

她走了以後，爲什麼也不來看看我，看看梅筠和梅薇，看看她住過的書房和用過的傢俱，難道她對這些人和物沒有一點留戀？

也許她已經和方哲民同居了，或者結婚了，如果她們結婚也應該通知我才對，無論在她們那方面來說，也是應該的，而現在使我得不到關於她們的一點消息。梅薇已經問過我幾次，黎珊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我除了欺騙她以外又有什麼方法能够讓她知道呢？當然現在我不能把黎珊的關係告訴她，而我也沒有告訴她的必要。

如果不是因爲這兩天總落雨，我一定到方哲民的家裏去看看她，或者也許能够解脫一點心裏的繫念。不然，讓我每天活在這夢一樣的日子裏。什麼事也不能做，也不想做，即使自己用理智來克制自己的感情，也不過徒增煩惱而已。

我想執筆給她寫封信，又想不起寫什麼？我焦急的吸着烟，在屋裏踱來踱去。梅薇也不來，希望她來伴我的寂寞。我倚窗瞭望，雨已經停止，並沒有放晴。黎珊能不能現在來看我，讓我有個意外的欣喜。

果然，外邊有人敲門了，房東的女僕去開門，我在屋裏等待着，是焦急？是歡喜，不容我考慮，而他竟推門進來了。

「你一個人在屋？」

原來是方哲民，雖然覺得失望，但，總可以在他的嘴裏打聽出黎珊近日的處境和生活。

「是的。」我說：「請坐！」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在等待黎珊的來臨。」

「黎珊到哪兒去了？」他問。

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我有點奇怪起來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莊重而驚奇的說：「她沒有在這里？」

「她不是找你去了麼？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星期日早晨。」我看看牆上的日曆說：「已經五天了。」

「那麼她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他焦急地在屋裏低徊起來，我越發的覺得莫名其妙了。

她臨走的時候，分明告訴我到方哲民家裏去住，爲甚麼他竟不知道呢？莫非黎琨在欺騙我，也許她自殺了？不能，絕不會去自殺，那麼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爲什麼也不告訴方哲民？這實在是個迷，使人不能理解的迷！

我看了看方哲民的臉色，慘白而頹喪，我想這裏邊的事情一定不是簡單的，於是我問：

「你想她可能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可能在你這裏？」

「假若她在這裏，有什麼權力阻止她見你？」我悲憤地說。

「如果她不願見我，還用你阻止她麼？」

「她從遙遠的上海來到這裏，難道不是爲你？」

我們的談話僵持起來。

「自然是爲我。」他說：「不過那天在公園裏談話，我和她講的很明白，你們可以……………」他沒有講下去，他坐在椅子上吸起烟來。

「你的意思是……………」我有點焦急。

「你們可以結婚。」他的聲音很沈重。

我想不起如何向他解釋，原來他仍然不能瞭解黎琬，原諒黎琬，難道黎琬沒有向他說明我們之間的關係？而還是他對我們懷着不能瞭解的誤會呢？假若他不能原諒黎琬，而黎琬爲什麼不把這話告訴我？這都是疑團，使人難以理解的疑團。

「我不知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。」我說：「這是對我的諷刺和侮辱。」

「不。」他感傷的說：「因爲我沒有格資同他結婚，所以希望你能和她的結婚，這樣也許能減輕我的內疚和慚愧。」

「你不是很愛她麼？我知道她是很愛你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他無力地說：「我已經是結婚的人了。」

「阿——」我點點頭，彷彿有所悟似的提醒了我。

當方哲民向我告辭以後，我回到屋裏，聚攏所有的記憶，開始檢察黎珊行前的一舉一動，甚致每一句話。

在她臨走的時候，對我，對梅筠和梅薇，並沒有惡感，不但沒有惡感，而且對我們那樣戀戀不捨。她離開這里究竟爲什麼呢？難道僅僅爲不能與方哲民結婚麼？

她離開這里，自有她不能表白的隱衷，她即使不肯告訴我，難道也不給我留下一封信？或者一片字條？我想到這里的時候，趕緊跑到書房裏去。自離她走後，始終沒有在書房裏看過書或寫過字，因爲我一走到那個屋裏，就會想起黎珊來，所以總避免進去。

我開抽屜，翻書，所有的地方都找到了，費了很長的時間，也沒找到她的一封信或者一個字條。

等我失望的坐在椅子上發怔的時候，我看到寫字檯上放着她遺留下的一本書

，那正是在天津的時候，從書店裏買來的。我拿起來，一頁一頁的翻着，一直翻最後，我在封底上看見幾行潦草的小字：

我們在偶然的機會相遇，在懸懸不捨中分離。我與哲民的戲不想再演下去，如果再不離開這裏，那麼不免又是一場戲，悲劇的成份多，喜劇的成份少。爲了你的工作，爲了極微的薪金，爲了我自己的前途，不得不走了。假若我走的路是正確的，也許我們還有第二次、三次的相遇。我這樣希望着，祈禱着，我要悄悄的離開你，到前路上等待着你，最後我向你致謝和致歉。

黎 珊

我唸着這幾行小字，一遍又一遍的，一直等我的眼睛感到迷茫的時候，梅薇一聲不響的走了進來。

我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把我手裏握差的那本書遞給她，她用很低微的聲音，唸着那幾行字，我的心裏感到無限的寂寥。我抬起頭，望着窗外的雨絲又綿密的落起來。

院子裏擺着的幾盆草花，有的已經被雨水打落了花瓣，有的經過雨水的沖洗越發顯得鮮艷可愛。

驀地一隻小鳥從庭院掠過，穿着雨絲，飛遠了，遠了。……我
的心在追逐牠，追逐牠，追到不可知的地方。……

一九四七·八月脫稿

後

記

收在這個集子裏的幾篇東西，都是這半年來寫成的。關於前後的次序，是隨便排列起來的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

「屈服」和「怨」是曾經發表過的兩個短篇。「怨」是「林局長的妹妹」的改題，這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一個真實的故事。略加修改，把它收進來，做一個紀念。這是最要不得的一篇。

「雨淋淋」是用掉七個夜晚寫成的。在我寫作時的計劃中，預定把它寫成一個長篇；誰知等我寫完第八節的時候，我竟失去所有的勇氣，當時真有把它焚掉的心情。經幾位朋友的勸告和鼓勵，才使我寫成第九節做一個結束。

本來還想把它重新刪改一遍，可是，我的時間和身體沒有容許我這樣做，那末祇好帶著原有的缺陷去付印了。同時我就拿它做了這集子的名字。

因爲書店催稿，我在病中把原稿整理出來，送到書店裏去。我對它並沒有抱着什麼奢望，祇不過想把它印出來，在這一段生活裏留下一個紀錄而已。

這小冊子承蒙蕭笏筭兄熱心校閱和裝幀，在這裏深致謝意。

方 青 一九四七，八月末配於北平

作.....有
.....
權.....著

雨
淋
淋

一九四七·十·一五·初版

著 者：方 青

出 版 者：北平萬國書店

發 行 者：
北平萬國書店
琉璃廠一六八號
電話掛號五五〇二號

冊數：1—2000

82.